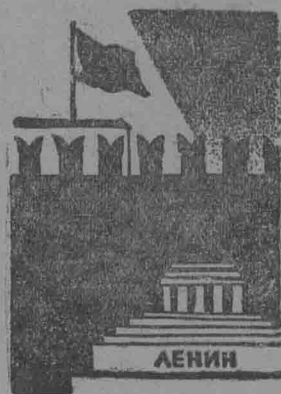


蘇俄訪問記

· 外三篇 ·

譯雲仲樊 著輔祐見鶴

新生命書局發行



蘇
俄
訪
問
記

一 世界的問題

蘇俄的出現，對世界提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。

問題並不在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否正確。問題還要比這更為簡單而明白。即今日的蘇聯比之向來資本主義制度的各國，果能使一般人民的生活向上不能呢？蘇聯的支配者，對於這一點，並不抱着錯覺。

托洛斯基說道：

『我們知道歷史的根本原則。即是說凡能給與社會以更高的經濟平面的制度，必得勝利。』

可知他們決不是空想家，他們是明白的諦視人生現實的實際家。因此，他們知道不論怎樣的暴力，不論怎樣的宣傳，要想以此來維持其自己的制度是不可能的。他們也知道他們的工作在改善俄國民衆的生活，否則，他們的制度便要如用紙片堆積起來的房子樣，碎爲片片的。

所以決定蘇聯的成敗的，將在其經濟政策的成敗。而決定此成敗的標準，則在他們所締造的新的經濟社會，能否保證一般俄人享有比美國資本主義更高的生活。蘇聯的目標，這樣，是在使其農工業能駕美國而上之。

且如爲蘇聯的指導精神的，謂宇宙的本體乃是物質，因之，人類生活之根本乃是經濟。由此立場以言，若能對於各個人的衣食住，有良好的保證，這個社會制度，也儘有其存在的理由。

他們因此，不顧一切地以生產力之增加與其生產物之正當分配爲目標而向前

邁進。把此外的現象，視為與根本無甚關係的事。

結果，向來在其他社會，給人視為最重要的種種制度，他們却如推倒那古舊的泥牆樣，任意加以破壞，絲毫不存一點憐惜之念。

所以蘇聯的存在，對於全世界，不僅是經濟上的挑戰，現且進而對一切文化發布宣戰布告了。因此之故，世界各國的一切問題，非就蘇聯國內的現象加以一番考慮不可。這實是比百四十年前法國革命對於全世界的打擊，還要深刻而急迫。

然則所謂蘇俄者，到底是在怎麼一種情形呢？

爲了要想一加觀察，我於八月六日之夜，從柏林乘了飛機到莫斯科去。因爲搭乘火車，如入國境的檢查等事，令人非常麻煩之故。



Deni

列寧與工業化的蘇俄

Deni 作

二 入俄

在柏林要求查驗旅行護照，本是非常麻煩的事，幸有大使館的介紹，乃得儘速得到莫斯科的許可。

是晴朗而涼爽的晚間。在十一時前，乘了長井君的汽車到飛機場去，我的行李，只有一隻提箱並一隻放紙物的皮包。這完全是爲了國境檢查的麻煩。我知道到俄國去，有許多的麻煩與危險，但是無論如何，却想到俄國去一看。

在相當巨大的休息室中，像用膳等事，大概都可在那裏。較之美國，歐洲的飛行設備是更進步了。在休息室中，還有音樂等的設備，洋洋盈耳，令人快愉。

搭載我的飛機，是足以乘九人的大號機，在將近十二點的時候，機便騰空而起。在

繁星點點的空中，飛機一直向上的昇。再過十二小時，我便將是赤都莫斯科的旅客了。脚下閃着柏林郊外的燈光。但是過不了多久，這也不見了，四邊盡是黑暗，我不禁就在機上呼呼的睡去。許久，忽然覺得身體搖動，醒了過來，始知機身現在是向下降。由窗外望，可以看見湖水的光輝。這是馬茲利亞湖地方。丹能堡一戰，俄國的十萬雄師被逐退入湖中，德國換了攻守地而得勝利。這是興登堡元帥建立戰功的地方。

忽然，在前面望見了城市的燈火。這是科尼斯堡，是康德體驗其理想主義的哲學的歷史的紀念地。機身逐漸的下降，到了飛機場了。家屋、樹根、地面，一點點的擴大，呈現於眼前，頓的一聲，接着是軋軋的聲音，機便滑走於地上。

小憩於一間狹隘的休息室，換了小型的六人機重復出發。機一上升空中，就感到氣候立即冷了起來。是北國之夜。這便是所謂莫斯科的嚴寒罷。這樣的想着，一想到沒有帶外套與毯子，不禁失悔起來了。

天明了，照着光芒閃閃的朝日，六點三十分，我們着陸於波蘭的高沙斯，不久，又登程出發。天已完全大明了，平坦的原野，茫無邊際的展開着，便是拿破侖的大軍由此侵入俄國的原野。

飛機旅行，恐懼是沒有的，只是覺得太單調無聊了。如日本東京大阪間那樣景色優美的地方，誠然有趣，但是在歐洲、美洲以及滿洲，莫不是茫茫的平野，不然便是綿亘的山嶺。這在由空中看起來，實在再無意義沒有了。因為風景到底需要橫面的觀賞，不應由上面來看的人，也如這樣。倘從側面以觀，則頭、面、身、手、足，都可看出變化來，若從上面來看，則只是帽子而已。

正是飽覽了風景之時，機又開始下降了。於是我們算到了一個一口氣也念不完的那樣長名字的俄國小城。

到了赤俄了。

好奇心強烈地支配了我。機門一開，我便由扶梯走下地來。這是第一步踏上共產俄國的領土。飛機場長着稀疏的夏草，在八月在烈日下，現着荒涼寂寥的景像。

走了二丈光景，在水已乾涸的小河的這邊，張着一個小而污穢的天幕。從幕中有一個髮色如麻，面色給陽光晒得轉紅的中等身材的男子，走了出來。他穿的制服制帽。他把我們三人的護照接去查閱了一下。這是我第一次會見的赤俄兵士。於是踏過給烈日晒得枯死的雜草，走到休息室去。有二三個小孩穿了襤褸的衣服立着，二三頭鷄正在吃草。這便是共產俄國的小孩與鷄了。走進休息室，閑的一陣，是蒼蠅從桌上四散飛起的聲音。這是從前的俄國能，我想。因為自昨晚以來，未嘗飲食，我們便食麪包雞蛋以療飢。這是我們在共產主義國家最初的一頓飲食。而肥碩如農婦那樣的侍女，便是我第一次所見到的共產俄國的女子。

現在想了起來，誠然毫不足異，但在長久要想到俄國來的我，覺得單是這些人與

物已夠興味津津了。

過了一會，我們復登程出發，繼續旅途。因為有風，機身搖蕩得很厲害，到莫斯科已是二點四十分了。大家一同走到有辦公處的房子中，開始行李的檢查。一個是穿了制服的軍人，一個是穿了灰色外衣的工人模樣的男子。還有一個女子，是翻譯。行李極簡單地檢查完了，於是把我所帶的現金，用紙仔細地記了下來，作為後日的證據，交我收着。這是用以防止將來出國時帶着比入國時更多的現金出去。倘若那時的現金竟比入國時還多，那末便須沒收，或者受罰。尤其是倘從外國帶了盧布進來，那末一旦查出，便須處死刑。何以故呢？因為這是被認為反革命的行動的。這理由，我到後來也漸漸明白了。

單獨一人的我，原是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的，還有我的性情，在國外旅行之際實在不願煩勞大使館，所以什麼人都不曾通知，也沒有人來迎接我。於是我對那當翻譯

的女子，說明要到國民旅館去，請她引我去乘街車。

『請等一等，因為你到國民旅館，我還得去說一聲。』

她說着去了，一忽便又回來。

『引你去能，好的。』

她說着就坐在車中。

她穿了灰色的棉衣，短裙之下露着兩足，穿着短襪，紅色的鞋子，身材結實而豐腴，髮作栗色。因為她的英語說的很流利，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於是問道：

『請問你的英語是在什麼地方學的？』

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，把周圍的搭客及開車人前面的檢閱官，都團團看了一眼。須臾，說道：

『我是生在美洲的。』

以後漸漸的有了經驗，原來在俄國向人動問那瑣碎的事，是要引起對方的不快的，所以常給人看作沒有聽見的樣子。我們生在可以自由談話的國家，那真是幸福呢。因爲即是多說話，對方必定不過一時，便會給你回答的。

於是我知道她是個生在美洲的俄人，乃又問道：

『唔，是從美洲特地來到俄國的嗎？』

暫時又似沒有聽見的樣子。須臾，像是聽見了，於是答道：

『因爲我的丈夫在柏林，我想就到德國去。』

以後還問了許多話，但是沒有回答。

旅館到了，他領了我進去，並給我介紹那茶房頭目。這個男子便告訴我說，旅館中的一切房間都用美金計算。此時，我心中想着虧得帶了美國鈔票來，現在好了。這因爲我在美國的時候遇到了齊藤惣一，他說到俄國去旅行，倘若帶了美國的一元紙幣。

那是最便利了。在旅館中，附有浴室的房間是美金五元。走進去一看，是出於意外的清潔，其中有簡單的床一，沙發一，桌一。本來我是抱着忍受一切的麻煩不便而來的，現在既是異常普通，也就安心了。

但是出於意外的，天氣炎熱得很。在室內已有八十三度，在室外怕要到百度以上罷。這是星期日，便什麼都不能做了。我在室中吃過了茶與麵包，爲了恢復昨晚以來的疲勞，就是這樣的倒在牀上睡着了。大約七點半的時候，我醒了過來，又在室中用過麵包，便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。

三 盧布

夜間從窗外聽見了紛紛擾擾的聲音。大概因爲下面便是街道，所以終夜有車馬

通行着。加上旅館前面的電燈，光輝的照着，使房間當中，也洞明如白晝。還有時候雖是夜間，但溫度却一點也沒有下降。

在俄國的這許多天，我便如這樣不能入睡，這情形恰如東京大地震後。

翌晨醒來，一看時鐘，已是九點了。看看寒暑表，在室內是八十四度。但是濕度甚低，只有四十二度。昨晚整夜的流着汗，連被單都濕透了。

在室中用早膳，白麵包與半熟鵝蛋一個，咖啡、牛油並莓醬。這便是美金一元。價錢自不能算是便宜，但有白麵包，這却出於意外了。

早餐以後，我便與旅館的嚮導，在烈日下一同走到警察那裏去驗護照，然後再往大使館去。聽了約一小時的廣田大使的俄國談話，走進天羽參事官的室中，遇着東京日本青年館的後藤隆之助君。

了因天羽參事官的介紹，後藤君與我，乃得以俄國海外文化連絡協會的好意，導

遊莫斯科及其附近。這個協會，用俄文的第一字母連寫起來叫做 VOKS。

以後，我與後藤二人就在我旅館中的食堂中，午餐膳畢，僕歐拿着帳單過來，一看是美金五元。因為我曾約好早餐付美金，此外的飲食都付盧布，便對僕歐把這意思說明，他好像很爲疑惑不解，便拿了帳單到管事人那裏，重加換算。

須臾，拿着來了，是二十四盧布，我便拿現金付了，立起身來。在這裏，我知道是發生了不可思議的事。因為由政府所規定的匯價，是美金一元等於俄幣一盧布八十戈比。那末美金五元的餐費，只須十盧布左右便夠了。然而卻算作二十四盧布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要明白今日俄國的國情，這是個索引。原來在俄國，曾以法律規定美金一元等於俄幣一盧布八十戈比，倘有不遵此市價而行交易者，作爲反革命的行動論，須受嚴厲的處罰。然而雖然如此，在這官許的旅館中，美金一元却有那樣不可思議的匯價。何以

故呢？說起來是因為俄國的盧布，在國外匯價很低。如當時在波蘭華沙，美金一元就可換到俄幣三十至四十盧布。因此，若秘密輸入，實可獲大利，而所止的刑法也極嚴，一經發覺，須處死罪。然而在俄國那樣廣大的國境，要全部都嚴行取締，到底有所不能，所以不免仍有廉價的盧布輸入國來。於是在政府的公定匯價以外，並有暗中市價，盧布的價格這樣遂令人不可捉摸了。

但是還有更可奇異的，即盧布的意義乃與其他國家的紙幣完全不同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俄國原是揭棄廢止貨幣的國家，所以如其他國家樣以貨幣來作賣買者看來，自不正確了。在俄國，譬如買物，普通人購買的舖子，與外國人，尤其是拿了外交官的證書者所購買的舖子，以及共產黨幹部購買物品的舖子，都各不相同，且舖子中的貨物價格，也完全不同。所以俄國的盧布，並不如其他國家樣，一盧布可以購買物品若干，即其貨幣本身的意義，便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。